

十三經注疏

一百二

孟子正義序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護軍賜紫金魚袋巨孫 夔 撰

夫摠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
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
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
竝作儀衍肆其詭辯揚墨飾其淫
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
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洛水
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其
夷惟孟子挺名山之才秉先覺之
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
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
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
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
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



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歧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了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夔前奉

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實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

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

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

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

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

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

為家亦以避萬乘稱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馬千取百馬不為不

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

不奪不廢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厭飽其欲矣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

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嘆其禍也疏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治國

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

號也以業為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

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

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

事耳故云亦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
必特止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巳上利以財利
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
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大夫既欲利益其家
則為王之大夫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士
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下至於士庶人
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為問大夫以家
為問士庶人以身為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
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巳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
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者孟子言上下交
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
弑也無它焉則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為多也千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弑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
千乘之利為多也云弑者自下殺上謂之弑萬取千焉千取
百焉不為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內取
千乘而為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內取百
乘而為之大夫是亦不為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為勝耶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
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

孟子卷上

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為飽足也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心存
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
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嗟歎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
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
之言為是而以已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
利○註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
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註
曰辭也至之魏○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
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
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齊
是也○註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
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
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晉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曰放依也每
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註萬乘
至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
為大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
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
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者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枉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註云齊崔衛寧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杼為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諸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註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

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鐘是也○註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厭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子見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乎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

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

雖有此不樂也 惟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

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

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之篇也

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言不

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

白鳥鶴鶴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鹿懷妊安其

鶴鶴而澤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

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謂

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古之

人與民借樂故能樂也借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湯

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

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既士民欲與之皆

二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疏孟子見梁惠

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

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焉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

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焉鴈麋鹿之狀也曰賢者亦樂此

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問孟子亦樂此也沼之上而

顧焉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不樂所以云乎而作

疑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也者是孟子言唯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

如君之不賢雖有此為鴈麋鹿之類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

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後樂此

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眾民皆作治之故臺

梁惠王上

鹿也驚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
惠王也文王雖以民力為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為之如
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少靈臺靈沼云者謂其文王之
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
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衆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
鼈龜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巴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
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
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
伐臨於衆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衆共往滅之
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
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曰曷有亡哉曰亡則吾與民
亦俱亡矣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
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
言也言桀為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得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註云詩大雅至成
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註云天子有靈臺者
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
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察春秋傳曰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畫雲物為備○註言文王至德也○
侯春利校

孟疏上 柳林重校

射元慶

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亟也度始靈臺之基衆民各以
子成父事而來攻之○註云鹿鹿至澤好○正義曰毛詩註
云鹿鹿牝鹿也圃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註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
注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也勿謂也箋云靈沼
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註云湯誓至亡之○
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
皆亡駟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日猶吾之有民日有
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此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
鄭注云紂以甲子
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
焉耳矣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
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
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

年以此救民也魏禧在河
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

言鄰國之君用心
憂民無如已也

言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

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

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

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直

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

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

不可勝食數畧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畧密網

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

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皆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

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憾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二道

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孕字不失時也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

少各有差故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言數口之家也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弟

之義頌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之名安之故頌白者不負戴也

七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温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

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殍

言人君但養犬彘使

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

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

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戒王無歸

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救也

疏

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

信番列校

孟子疏上

八

余富一刊

生送死之用足備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

於國盡其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

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

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政無如

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君無有似寡人如

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益其損寡人之人民不

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向也遂以此而問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

子登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喻而解王

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走或五

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可知者是孟子言戰事之

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

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乃鎗既以

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

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

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然則不可

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或只止於五十步

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

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

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三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以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戰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為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為王陳其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五穀豐盛饒饒雖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之網不入於澆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之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我墻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之老可以着其絢帛雞豚狗彘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亢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序教化之官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救之則頭班班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孝弟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餒塗有餓殍而不知也

發人死則曰非我也

子思

九

孟子卷之二

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風惠王也言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發倉粟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之也孟子諷之而又誠之也言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又誠之也言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好征戰以廢爛其民故以此諷之○註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王侯自稱孤寡○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註云魏晉河東至河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紫鵠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魏之舊都周既滅魏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註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方者也○註填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禮云色容填填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馬下鼓鐸鑼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鑼車徒皆行鳴鑼且卻是也○註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正

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內人職云凡均力
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
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云使民以時包註曰作使民必以
其時不妨奪農務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
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註數呂
至不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呂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
不入澤沔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註
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註時謂至有餘○正義曰周官山
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註云陽木
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
者陰不生山陰在北者荀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註井廬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
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逐人掌
邦之野卜其野之土地夫一廬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
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註一
廬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廬
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比田也○註一夫一
休不耕者鄭註云廬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為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為廬舍里有序而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樂學于
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
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教
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
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愛是古者
五十乃衣帛矣○註言人君至教之也○正義曰歲死者曰
莘詩曰莘有梅莘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梁惠王曰
寡人願安承教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挺

刃與政有以異乎也
曰無以異也
王曰無以異也
以

政錫人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獸相食且人

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道

也仲丘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

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備偶人也用之

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備者也惡其始造故

曰此入其無後嗣乎郊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

以教王愛**疏**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宜與前

其民也**疏**段合為一章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為政之

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

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者是孟子答惠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與刃有以

各異乎云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

無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杖殺入與刃殺入無以

各異是皆能殺入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復問以刃

與政殺入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復曰政之殺人與刃

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謂惠

王也言庖厨之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

候番劉核**孟子卷九上**十一

之顏色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

人猶尚惡見之况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

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

之父母也仲丘曰始作備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丘之言

也言仲丘有云始初作備偶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

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

嗣也。正義曰註辨叔也。正義曰釋文云擬木片也。註備偶人

也。正義曰註云孔子謂為備者不仁埋蒼云木人送葬設

關而能備跳故名之曰備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

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諷之**梁惠王曰晉國天下**

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莫強焉莫強焉**莫強焉**莫強焉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

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

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

之如之何則可王念有此三取孟子對曰地方百

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

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今簡易也制作也三如行

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彼奪其民時使不得

耕釋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齊秦楚

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故曰仁者無敵王

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疏梁惠王至勿疑

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

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

強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

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取之願比死者壹西之何則則可

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

甚愧也之今願近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

以先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者是孟子

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以省去

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

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挺亦可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

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挺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遠

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
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
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
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妻子與妻子者皆離背散各彼秦楚

陷湯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王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
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
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
行而無更疑也前所謂闕服曰者蓋言民於耕耨田疇之
外有休息間暇之日也○註韓趙魏至強也○正義曰案史
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和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救知
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野於齊
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
齊宣王用孫子計故趙魏遂大與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
齊人戰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
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南則當奪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卷一

十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之嗣

王也望之無安然之感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效知其不

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

定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

對

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猶井也言今諸侯有不其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孰

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

孟子曰時人皆

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

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矣

候番劉校

孟子疏下

其如是孰能禦之

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

潤槁苗則淳然已盛孰能止之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

禦之

今天下拔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不就中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疏

孟子

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

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

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

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對之曰定天下者在乎仁政為一對曰不嗜

殺人能一之是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者孟子言我復答之唯不好殺人者能以

仁政為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

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
王知乎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此喻而解
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
乾旱而无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
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
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有如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
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
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苗而解王之意又以比復詳明
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為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
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
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
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无人能止
之也。注襄謚也至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
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曰襄謚法云
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注周七八月夏之五
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建
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

侯音劉校 卷之五疏二

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
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欲相從然
後道齊之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交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

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既不

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王曰德行當何如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

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

乎哉王自恐德不足曰可孟子以為知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

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

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饗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

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饗鍾與曰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斲王左右近臣也觶觶者當

血塗其鬢刻因以祭之曰饗周禮大祝曰噎饗逆牲逆尸令

鍾鼓天府上春饗寶鍾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斲言王嘗有

此仁不知曰有之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

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尚也孟子曰王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虛愛其財臣知王曰然誠有百

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

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

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子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

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王以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侯審別校

子盡荒一下

三

曾堅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

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

嗟嘆子孟子付度知已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

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

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

曰王知此王信之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

條審劉校

孟子疏下

四

余景旺

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曰挾太山以超北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

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

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羅枝也少者恥是役故

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

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人

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故及兄弟御事也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已以加於人而已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

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權然後知輕不能不為之耳

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

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量長短凡物皆當用權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此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

度心知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矣曰王

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

侯者刻殺王曰然則王之所

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

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

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

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為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蒞臨也言王意欲度幾王者臨蒞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

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然中國

之願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此之緣木求魚為大甚

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

心戰斷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

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也曰楚人勝

主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

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

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敵楚也蓋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

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

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

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

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

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和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哉雖不敏願嘗使

之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

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

善心也恒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此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乃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民我罔也心放益等邪侈於茲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不贍

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孟子小四子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說與上同八

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藉攸載帝王之道無德霸者

之事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王曰

威王之子辟疆是也蓋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成公小

白晉文公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是孟

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

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曾聞知也云臣者是

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已為臣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

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齊宣王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

可以為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

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也也若寡人者何以保民

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德不

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
安民曰臣聞之胡籟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
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籟之言而答宣王
之問也胡籟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籟曰王坐於廟堂之
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其牛牽去
何所牽牛者對曰曰相將以為饗鐘也王對牽牛者曰舍去
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
牽牛者又對曰曰如若王之所不忍則廢去饗鐘之禮與三
與牽牛者曰塗饗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
不識百諸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具有此言故問宣王
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答孟子以爲是有此言也曰是
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宣王以
爲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音孟言
然百姓盡以王爲愛財也臣素知王有不忍之心故於此也
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
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棘苦無罪而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者宣王三言誠有百姓以我爲愛財者齊國雖
編小狹隘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是不忍見其牛之恐慄
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爲饗鐘不可廢故以羊更易之
宣王必以主易生者以其羊之爲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

九下

八

若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三無
怪百姓皆謂我爲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
人安知王以爲不忍見其恐慄又爲饗鐘不可廢故以羊易
之之意也彼曰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就死地何
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無罪而就死地何
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
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
其已之心不如是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
然我非愛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
爲然故以此言復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我愛
財也曰無傷也見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
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厨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意也言如此亦無傷言於爲
王也此亦爲仁之一術耳無他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之穀棘也凡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其鳴聲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
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
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言不喜悅之而引詩之文而言
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見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

卷之十一

而為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為夫子也
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天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者宣王言我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
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中心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合於王者
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言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
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可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
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
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
秋毫之末而不可見一夫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
者是宣王答之曰凡如云者我亦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之也言今王
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於百姓者王獨以為
何如然則一羽之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
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者孟子又言苟如是則一羽之舉所以不能舉者為其不周
力也一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
以不見安者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宣王
問孟子言不為與不能二狀何以為異也曰挾太山以超此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
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是折枝之類也者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為與
不能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北海而語人曰
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真不能也如為長者按摩手知而
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三節是取見役使但不為之耳
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
不為長者折枝之類也以其不為之耳老言先以及人之宅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
王也言敬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
他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運轉
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是
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正于
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
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占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
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
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於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
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又加詩云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

推其所為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為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之耳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則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或不以為危事外結怨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之以為不如此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耳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耳之味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又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為是四者之事

候番劉校

孟子疏下

鄉林重校

十

謝元慶

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為所大欲也以此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為所大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始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為之後亦必有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國與楚之大国戰闔則王以為誰國勝之曰楚人勝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楚之大国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人之寡小固不可以敵強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之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眼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

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為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云也商賈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王曰吾僭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昏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志以明白教我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為能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恒心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為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

侯番劉校

孟疏一下

鄉林重校

士

王榮

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間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前此更不詳○註宣謚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王齊僖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自立九年春弒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為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郵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三十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云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

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孟子復問王與少

衆人共聽曰不若與衆王言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人共聽樂樂邪

樂孟子欲為王陳獨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

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

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籥管籥或曰

節衆也疾言頭痛也蹙頰愁貌言王擊鼓作樂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

得休息故曰窮極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

聲音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效令三康強

歛於民而有惠益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今王

與百姓同樂則一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劬古賢

惡莊子之言疏莊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

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
暴齊臣也莊姓也異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
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
之好樂甚則齊國庶幾乎者孟子曰莊暴之問也言齊王
之好樂不至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
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莊暴言好樂之後他一日
見之齊王而問之曰王嘗與莊子語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
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曰暴者是孟子尊王之臣故不欲稱
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
樂耳者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常容而有憤怒之色蓋
憤莊暴言已之好樂於孟子也故孟子曰寡人不能好古
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
夏商周之濩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樂耳如鄭衛之音是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者孟子復對王而言也言王
之好樂至甚則齊幾乎治安孟子言齊國其庶幾乎以對莊
子對之齊王則止曰齊其庶幾乎者蓋對莊子則稱其國及
對齊王故不必稱國焉百今之樂猶古之樂者是孟子見齊
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此言今之樂亦
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遂以此

若古之聖王樂也

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為樂耳

遂以此

此

問之曰可得聞與者是齊王問孟子言古今之樂一可
得而聞知之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樂者是以孟子欲以此
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樂為樂也次問之曰王獨作樂為樂
邪與人同樂為樂耶曰不若與人若齊王亦復答孟子以為不若與衆人同樂
獨樂樂不若與人同樂為樂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者是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同樂為樂與衆人同樂為樂孰樂
邪曰不若與衆者齊王亦復答孟子以為不若與衆人同樂
為樂也臣請為王言樂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衆同樂之
意乃為王陳其獨樂與衆同樂之效並不待王問而自請言
之也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獨樂與衆
樂樂之文也言今王鼓樂於此至與民同樂也者皆孟子陳
鼓之聲與管籥之音皆疾痛其頭又憂頻愁悶而交相告
曰我王之好作樂為樂發疾痛其頭又憂頻愁悶於此國百姓
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又皆離散之以此如此百姓所以
頭痛憂頻愁悶也又言今王田獵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
馬之音見王旌旄之美好舉皆憂頻愁悶疾痛其首而交相告
曰我王之好田獵禽獸如何使我供給役使不得休息而至
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皆離散之然則王
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事焉是王之不與民同
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

樂者是以孟子欲以此

問王使王知與民同樂

樂者是以孟子欲以此

樂者是以孟子欲以此

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註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感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感人心其與雅樂同也。註鼓樂至百姓愁。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鍾師掌金奏註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

候音夏校

五充二上

四

樂馬刊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鼙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二孔者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一三管為籥風俗通云舜作竹籥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蓋卽詩簡兮之籥文也註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頭也頰鼻頰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覺其鼻莖而愁悶也。註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羽旄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折羽為旄為王者旂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折羽釋云全羽折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

七十里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曰若是其

寧有之

有是言

大乎

王惟其大

曰民猶以為小也

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

曰寡人

之圉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

西伯土地尚狹而圉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圉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圉為大何故也

曰文王之圉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

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免者取雉免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

嚴刑重也

言王之政

臣聞郊關之內有圉方四十里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

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設陷阱者不過

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跡

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圉專利

侯香翁校

孟邱王

卿叔重校

五

謝元慶

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圉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

王嘗聞文王有圉方四十里故見孟軻問之還是有不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

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惟之以為文王圉如此之闊大民猶尚

以為之小也曰寡人之圉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

王又問孟子言寡人之圉但方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

大是如之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圉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

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

圉方關七十里而採芻薪木之賤人與獵雉鳥免獸者皆

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稱

其國中臣始初至於王之齊境問其王國禁令然後乃敢入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者

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廣

其有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料之如此則是王

為阱陷方四十里之廣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

亦宜乎凡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

天子之圉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

王之圉百里之國或者以為有七十之里為苑囿是如之何

其差殊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國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國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子虛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國居其凡是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牧之地耶是亦知周制之法與○註云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國以大者○正義曰業鄭遠詩諸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遊飲難自適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噴之諸侯是以王繼父之業為西伯於岐邑也周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為西伯焉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一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國而民猶以為小也○註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氏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社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四境皆有關者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
問與鄰國交接

孟子對曰有
答為王陳古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其畧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
獯鬻南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勾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 **以大事小樂天**

者也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聖人無行天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言
蓋也故詩天下易之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勾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一篇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

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
王謂孟子之言大下合於其意答之云勇夫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道也

之勇敵一人者也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

敵者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

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

遏止往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尚書

書逸篇也言天主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

王耻天下一人有橫行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

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疏自齊宣王至惟恐王之不好勇

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樂天

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者是

宣王問孟子以交接鄰國其有道乎孟子對曰有者孟子欲

陳古之聖王而比之故答之曰有道也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至于特保之者是皆孟子陳古

之聖王而比之之文也言惟有仁者之君乃能以大而奉事

其小是故葛國之伯不祭祀而湯且遺之牛羊而助之是湯

儀香刻於

孟疏三

七

余學在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道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
 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謂孟子之
 言大不合已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
 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天無羽翼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
 也今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按朝瞋目疾視而擊於衆曰彼
 安敢當敵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抵敵於一人者
 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馭徂苴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
 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故曰此文王之勇也
 其詩蓋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言以為厚
 周宗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者謂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焉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云
 者蓋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亡之君
 師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功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皆
 在我天下安有敢違抗其志者一人衛行於天下武王取
 之此武王之勇也者一人指紂而言之也言紂一人縱橫
 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愧恥之於紂紂也凡此是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於是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者孟子言今王若能如文王武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註夏伯不
 祀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北安國云
 葛國也伯爵也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人遺之牛
 羊又不祀湯又使人往為之耕是其助之也詩云昆夷允矣
 惟其喙矣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絲之篇文也等云昆夷夷
 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亡殺過已國則惶怖驚志卒突入
 林城之中而逃甚困劇也又云駭突也喙困也趙註引此而
 證以解文王事昆夷大與詩註不合又云太王避狄文王
 伐昆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孟子乃
 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而戎之國也詩之采芣云文王之時
 西有昆夷之患註云昆夷西戎也今據詩之箋云乃曰
 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
 始初之時乃服事紂之時也趙註引昆夷允矣惟其喙矣蓋
 失之矣○註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索句以傳云唐虞以
 上有山戎獯鬻戎居于坎邊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邑于
 西戎邑于獯鬻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曾父曾父走于岐山
 後至六國遂為匈奴是也云越王勾踐退會稽而身自官事

西戎邑于獯鬻其後三百餘戎狄攻太王曾父曾父走于岐山

吳王夫差者察史記出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是也賈逵曰會稽山名也○註周頌我邦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箋云于時於是也言成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註疾視至敵也○正義曰莊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閻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註大雅至小勇○正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馮祖旅今孟子乃曰以馮祖言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註尚書逸篇○正義曰案周書秦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註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故二解皆錄焉○註簡橫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秦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是也釋文云簡橫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

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

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有人不得人不得其志也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

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言亦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一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

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儻皆

樂也

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
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

先聖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

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

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

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

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

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

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今也

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賂胥

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

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賄賂賄賂方命虐

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猶遊也逆先

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能踏不

燕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盛行也言王道虧

諸侯行霸由當相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

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

桓與蔡姬乘舟於園之類也連引也使徒引舟舡上行而

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舟朱慢遊是好無水

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

儀蕃列校

孟疏三上

十

余元富

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

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

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也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

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

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

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尊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四盜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雜宮之名也中間有池

乎者是宣王稱孟子為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若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

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答

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

侯番劉校

孟疏上

十一

余元富

有為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為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

定故也為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可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蓋為之君在

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驕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為君能以民之所樂而為己之樂則在下之

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謗也以民之所憂而己亦為憂之則在己有所憂而在下之民亦分憂之矣凡此皆君

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為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

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至好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告景公

之言而海齊宣王也昔注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拊白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位五十八年薨轉附朝舞皆山

名也又云朝水也言往者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舞循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也

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相齊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

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

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

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
則補之如周禮旅師春頒其粟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
力不足者則助之如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
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厚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
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
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統
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至於
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
止於遊也今也景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
食之有飢之民而不得飽食有勞乏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
者皆眊眊然則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為邪慝也
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
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
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
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窮極而若水之流蓋流連荒亡四行皆
為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喪亡其身而已故流者是從流
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是也連者是從流

侯番列校

三流上

十一

余景狂

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
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
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而下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之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
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
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極樂荒亡之溢
行惟獨有君所行也君者指景公而言也景公自知已小有
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
所以悅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成勅於國而敢慢其事
出舍於郊而不取寧其居於是能與發倉廩而補贍其不足
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
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者蓋徵以爲事角以爲民皆以招
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
此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樂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言悅君所以好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
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誨宣王亦欲
宣王如景公說晏子之言而悟之也○注轉附朝舞至邑也
正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據梁時顧野
王釋云澗水名出南陽恐誤舞為舞他並未詳云琅邪為齊
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為齊

名是也。○註沈面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者。○正義曰：注云：義和、酒、徐胤往征之，孔安國云：義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康大康之後，沈面于酒，過差非度。又曰：紂沈酒，胤亂，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酒，嗜酒，春秋魯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師熊蹯不熟，殺之，實諸釜，使婦入載，以過朝，釋云：師煮也。番，草器也。○註：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正義曰：案魯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圃，正義曰：案曰：蔡姬，齊侯夫人，蕩搖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註：善云：罔，水行舟若舟，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于家用，矜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書，夜額額，罔水行舟，朋密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似。○註：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魯襄公四年，左傳云：事錄在梁，惠王首章，賈逵曰：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云：羿彈十日，凡此其

僕番列校

孟疏正

十三

余屬一

說羿為諸侯名，皆難取信，故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知言以羿為窮國君號，為諸侯者何也。○註：殷祭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有人炮烙之法，後為武王所伐，是也。○註：徵，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凡宮商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清音也。君之家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訛，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則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六，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註：文王不敢盤于遊畋也。○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凡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畋者，故錄此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侍朝諸侯之處。

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當

可得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

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三

法也仕者出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

罪人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其身不及妻子也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

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詩

常恤寡存孤獨也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出可矣富

人但憐憫此樂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

言乎善此王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言王

政則何為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

不行也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累餼

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

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累囊也然後可

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累盛乾食之糧於橐囊

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

行道路諸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色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詩大雅之篇也

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滸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

是與姜女俱來相士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

無過時之思則於王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

劉大王好貨色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

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為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

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魯太山下有明堂後為齊長

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

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

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

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

不斂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為王政之法也言往

者受私田百畝大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為公

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為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

祿而至于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為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

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稅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

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辱止其一身而不誅辱其

孟子

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三何木
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于宣王
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
之糧於囊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
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
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
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
何有不可云囊囊者大曰囊小曰囊也爰曰也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
者太王好色爰厥妃詩云至於何有曰是孟子又引太王好
色故詩大雅縣之篇文也答宣王也賈父太王名也古公號
也言往者太王好色爰厥妃其詩蓋謂古公賈父來朝走馬
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太山之下曰與姜女
自來相士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
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
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
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之妃也○註謂太山下
明堂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史記對
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觀東后不
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

孟子卷之二

一

目

滕子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
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
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執政於成王成王封
周公於曲阜今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祭然則太山下
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太山後嘗為齊所伐
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與太山矣註
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
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
先有事於配材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以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然度以尋周度以
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
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宗
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
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堂矣
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
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室間月下義云明堂
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
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

與惠王下

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至居若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註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
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公為獫狁戎狄所攻遂去邠踰
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
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
乃崩云修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
而為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
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立四井為甸四
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
又菜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
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辦捷疾聞見其敏材
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
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距橋之粟是紂
時稅重也閔畿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禮周司閔國凶札則
無閉門之征猶畿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
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此而推之則閔市非無征
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挈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
文王摧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
此引之以救弊矣。註詩小雅正月之篇者。註云舒可也

候齊刻校

八子業荒二上

十七

江元壽

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厚獨困也。註詩大
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邠而遭
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邠為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
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
倉積委及倉也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
不忍鬪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
人民用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註云戚斧也揚鉞也張
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
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勾予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
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
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註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乎正
義曰緜詩興也緜緜不絕貌也毛註云古公劉公也古言父
也亶父字或因此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
所養人者害人於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澣水
涯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辭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澣漆水測也爰於也反與也率自卷終
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假此言以為喻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

則如之何言無友道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

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吏也王曰已之已之者去

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

侯者烈於

二五充三

陸宗

則凍餒其妻子則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

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為

交友之道當如之何陳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

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子以為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

去之而不必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知之何者孟

子因循又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

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

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循問至於此乃

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為之

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已乃

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註士師

為官鄭云士察也主察獄訟

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

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

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

則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

也

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王曰吾何以

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曰國君進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

君欲進用人當留意思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乃臣隣

其鄉愿之徒論曰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如此然後可以

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正孟子見至為民父母○

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

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

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

其有世世將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

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

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

往曰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其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

其不用也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

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不可

不慎者孟子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不可

修者列於

二五三

三

王五原

必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迨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註故舊也至可法則也。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亦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圖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註鄉原之徒。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註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

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也故有三說焉。註大辟之罪五聽三宥。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六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註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而坐死鄭因云遺云若問惟薄宥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註云行此三宥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於

文有曰臣弑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弑。曰賊仁者

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

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疏齊宣王問至未

不聞紂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紂君也。正義曰

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

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

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

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昔孟子嘗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

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

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

白之旗是也曰臣弑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

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者孟子

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

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一其一匹夫紂矣

未嘗聞知有弑君者也故尚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

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

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

勝其任矣之吏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始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如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非大而仕

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

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

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

家乃今從我見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

不得美好毋勞人治國不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

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疏○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

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隨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

斷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百是孟子謂齊宣王言

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師之吏求得其

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知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小而學先王之道及壯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固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令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註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二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埴埴之二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巫卜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註金二十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

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假為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

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

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皆號稱王故曰萬

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其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各取之何如

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

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民喜悅能厥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

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殺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

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

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公王能

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膠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

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

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

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禍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

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

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占之

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國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隳于東

征緩厥士女惟其士女能厥玄黃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

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

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者孟子又以此答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國苟燕國之民

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

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夫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盡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它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膠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

蓋六國之時為諸侯之首皆僭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篋笥者案曲禮曰篋曰笥方曰篋曰笥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蓋漿者地圖云酒蓋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註篋亦為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篋能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篋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註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諸侯之號至如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暮三百有六司者案孔安國傳云追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註武王伐紂至取之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之紂兵十叛紂走反入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紂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妻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

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箕子若莊子云箕子名胥也。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考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為親戚又莫知其為父為兄也鄭因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皆以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仁尚在末之云去及西伯卒武王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逐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延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司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役因武王乃釋之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

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修德以七十

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梁惠王下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

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

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

面自向也東向正西西為怨王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

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霓也

兩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後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

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所也係累猶縛也

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

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諸侯素

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

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

也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

先逐其老小止勿徒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

君而夫之歸齊天下之兵疏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士

善無貪其當以小王大將何懼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

救燕者齊國伐其燕國而取其地天下諸侯皆將謀度救燕

國也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者是齊宣見諸

侯將謀度救燕國而共伐我乃曰天下多有謀度與燕共伐

我者則我當如之何以待之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若湯是也夫聞以千里畏人也若孟子

齊宣以為臣嘗聞古有地但方闊七十里而能為王政於天

下者如商湯王是也夫嘗聞有地亦闊千里而猶畏人若也

蓋湯為夏方伯之時已有七十里而後為天下商王今天下

方千里者有九而得六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然書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此皆尚書遺二篇文也今據尚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為後予大抵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為己之贖說以引此而證之欲使齊宣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國為始天下皆信湯王之德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為不先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為後去其我而先向他國而征之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於大旱而望雲霓如霓不特此也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又弔問而存恤其民其如時之旱而雨降民皆悅樂之地也書曰後我后來其蘇者註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篇有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知民如此之慕湯而則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俟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至如之何其可也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以兵往征伐之民皆以為王兵之來將拯救已於水火之中也故以董食盡糶迎其王師之來今乃皆以殺其民之父兄繫縛其民之子弟又毀壞其國中之宗廟使民不得其祀復遷徙其國

卷之九

孟子卷之九

九

九

中之寶器如之何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恣地而不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之諸侯素畏齊國之彊也今王又并燕國一倍之地而且復不行其王政是所以興動天下諸侯之兵而共伐之也王今即速疾出其命令還其老耄勿小勿遷移其寶器復謀度於燕國之眾為致立其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父止之地也○註云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至蘇也○正義曰周禮九服又案禮圖云自王畿千里至夷服凡四千里是也云霓虹也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註旌老耄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耄耄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註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爾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

深惠王下

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問闔聲也猶

兵而闔也長上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言法者遺凶年之民困如是則諸臣無

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

尤焉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君行仁政斯

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兵

鄒與魯閔至死其長矣。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

其難衆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鄒與魯閔者言鄒國

與魯國相閔也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若三十三人而民莫之

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現其長上之死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與魯國相閔而

有司死者有二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亡其民不

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亡也不誅其民則

我惡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不救之故問孟子當何則可

以誅亡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至是

上慢而殘下也者孟子答穆公以為凶荒之年而民皆饑餓

君之民人老羸者轉落死於溝壑之中強壯者又離散之於

四方者幾近千人矣而君之倉廩盈實府庫充塞焉君之有

司者皆莫以告白其上發倉廩以濟其食之不給開府庫以

佐其用之不足如此則有司在民之上而以驕慢殘害其下

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滕文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為政

則在下之民皆親其上樂其君而輕其死以為其長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

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

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

滕文公至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

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

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問

則在楚齊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

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

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誰國

可事非我所能及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

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

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

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它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候番劉交 孟子卷三下 十一 謝元林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偏於滕故文公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

已也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 苟為善後世子

孫必有王者矣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強為善而已矣 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

耳又何能必有成功乃天助之也

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

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正巳在天強暴之來非巳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

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

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偏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

免為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

之下居焉非擇而處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往

者大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為居

焉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焉不得已而避狄
所侵思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善後出子孫必有王者矣
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
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天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雖為善而已矣者孟子又言
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蓋令後世可以繼續而
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物之也於人不可必其成功
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強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孟子對曰昔者大

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
裘幣錦帛

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
也會長老告之如此下去之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
隨大

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
受也世守之珠玉身

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疏者正義曰此章言大
王

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
滕國小國也今竭力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也
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至
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公以請往太王所居邠國
後為我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究其
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五道不

先其後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無巨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馬珠玉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上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欲賊其民汝二三子何憂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讓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遂聞大王此言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趨於市若將有所得耳或曰出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者孟子又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已身所能為尊也乃此出守之也當効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釋斯二者而處之二者其一如大工夫邠其二如或云効死勿去是也○註云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皮為裘也釋云狐貉妖獸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狐衣黃表又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纁以黼此六幣以和諸侯之好鄭註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是幣即繒帛之貨也云繒會也釋文云會也又曰付也魯曰平公將出壁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也

人愛幸也公曰將見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

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也也臧倉言君何為輕身而先匹夫乎以為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

曰諾諾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樂正子也子通無孟子弟子也為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

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特為士喪母特

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

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

或使之止或左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也孟止

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冀得行道天欲

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疏魯于公將出至

天所為也臧氏小子何能使我不遇哉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

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蓋曰平

嬖人平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

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惟臧倉為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

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必揮命有司同所往今君乘車已

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

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

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者言君

今欲見孟子以其為何往哉君今所為自輕薄其身以先往

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為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

之賤夫不足謂之為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

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

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毋喪用事豐備父喪用事儉約父

毋皆已之所親也其喪用事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

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儀禮卷之

卷之三

四

禮記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過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止為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夫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為鼎數之有不相同也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厚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變人有戚會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自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前告其君嘗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愛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注平謚也變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變人之子杜預

候審劉校

孟子疏二十

五

元善

曰變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變○註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宮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無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非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它經書則未詳○註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緇士緇凡衾皆五幅鄭註云衾單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註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

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有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答以仁義之事故目梁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此

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目趙氏分之遂為上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羞三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摠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徧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

惟齊劉表

卷之三

蔡順

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耻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註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傾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為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為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為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子之後為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子墨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善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誠實也子實齊人也

但知二子而已言復知王者之佐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曰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曾西曾子之孫也然猶蹙也先子

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艱然愠怒色也何曾

猶句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

父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或人言

管仲得君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父如彼功烈早而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致言卑也重言

何曾比我取見此之之甚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

我願之乎

孟子心快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仲而子為我願之正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

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與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

曰以齊王由

反手也

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曰若是

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

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

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

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武丁高宗也

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紂之君六士與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

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

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

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

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以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一千耳文王

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之屬待時三豐時也今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

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士民以足矣不

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

且王者之不

你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

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與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

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

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也疏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為然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魯

西所蓋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天子得當仕路於齊則管仲晏
子依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與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
嬰也夷吾位桓公者也晏嬰位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
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
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者其意蓋謂
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魯西魯子曰吾子與子路孰
賢魯西魯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
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魯西魯子曰吾子與子路孰賢魯西
魯然曰吾子與管仲孰賢魯西魯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
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魯西乃然
慍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為也管仲得若如彼
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
予於是者魯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為仲父貴戚不敢為之如
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
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
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
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彼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
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為霸功

侯奇劉校

孟疏

御林重校

四

江盛刊

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
所以引此或人與魯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不以霸
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以為我願之
乎者孟子言管仲魯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比之
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
以依其君為霸晏子以依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猶若不足
為耳言我能依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反覆手
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
致君行王道耳曰若足則弟子之感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
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
則弟子之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也
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
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
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
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
足則文王不足以為之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
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何

當也言自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
被民也又思澤漸之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
難變也足以武丁刻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
丁高宗也云六七世皆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
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
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
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
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
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之臣紂而後失
也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
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時時者
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
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
也蓋小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也
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
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也至莫之
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
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雖

孟子卷三上

五

君師

也其間雖大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
已其間雖大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地亦
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
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為政而王之入莫能禦止之也其王者
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創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德又未
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
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若飢餓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
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
書命也郵驛各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賞說
文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
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為萬乘之國行仁
政而小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索也二則懸者
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索也二則懸者
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
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為能
如是也○管夷吾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
莊公八年○管夷吾嬰○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齊之相也
之及堂阜而說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奚也相之可
也杜註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王亭或曰烟以解夷吾結於

孟子卷三上

此云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政事才多於高敬仲
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
交周註云謚為平謚法曰去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
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註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
義曰曾西為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
子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它經
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
弟下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豚陵
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
子云蹇然猶蹇蹇者語云蹇蹇如也馬註云蹇蹇恭敬之貌
○註蹇然猶蹇蹇者語云蹇蹇如也馬註云蹇蹇恭敬之貌
即愠怒之色也○註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子安國
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為高宗云從湯
以一賢聖之君六子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
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
年卒立外丙弟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
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
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
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甲立
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
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已崩弟太

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
于器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興衰甲
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與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
沃甲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弟祖甲立甲崩弟祖
甲崩弟祖甲之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弟沃甲
子陽甲立殷道復興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
朝東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興衰辛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
復與故號爲高宗是也○註云鐵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
曰釋名云鐵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
土功龍見而畢務註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
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註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
作之物水昏正而裁註云謂今十月月定星昏而中於是
而與作日至而畢註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
門戶道橋城郭墻堦有所消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
凡啓塞從時是也○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
趾同我婦子豔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正公孫丑問曰
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日民無不舉也○新矣

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事霸王不一異
矣如此則勤心否乎
加猶居也三問孟子如使天子
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

公孫丑問曰

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

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

敢欲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

行也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動心也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所畏也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過孟賁賁勇於德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也孟子勇於德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未四十而不動心矣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曰有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孟子言禮四十強而曰若夫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

夫無詘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黝名也人刺其

肌膚不為撓却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技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

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

候者刈校孟子三上七熊田

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孟子三上七熊田

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

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為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

也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

耳非勇子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

者也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為曾

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

舍譬曾子黝譬曾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為約要也昔者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

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孟子之

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端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

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十萬人我直往

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為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

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為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為是則可言人當以

心為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

充也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骸為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

候音劉校孟疏三上 陸四

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

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曰志壹其氣云何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

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

乎長丑問孟子才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

氣丑問浩然之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氣之氣也然而貫洞織

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其為

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配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

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

握包落天地稟受群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

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

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之貌也

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善是由農夫任

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非

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

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諛之言引事以惑人若

侯晉刻校

孟疏三上

九

程專

以譽下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魏如勸晉獻公
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整牛勸
仲王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諸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
之辭若素客之瘦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
能知其所欲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警若人
君有好殘賊嚴酷

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
田穡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

聖人復起必從我言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言人名有能我於辭言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
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

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

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
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教安居於聖我

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

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肢也孟子言昔日竊聞而命言也
也此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五問孟子

曰姑舍是姑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伯夷之行何如孟子
曰不同道孔子伊尹同道也

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非其
心可願比伯夷否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其

卷上

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

民者何傷也更欲為天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

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比日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嬾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

然而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

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曰

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

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子貢

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

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宰

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傳者文松 孟子疏三上 余景旺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
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
未有能備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

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

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

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

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

過故貶謂之汗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

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

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

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

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

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其

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

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

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答公孫丑

曰若謂我年至四十之時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

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曰

是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勇於力

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

以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

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欲為公孫丑言其不

動心之道故答之曰有也北宮黜之養勇也不層撓不目逃

至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

守約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黜北宮

姓名黜孟施舍孟姓名舍施發言之意也曾子姓名曾各參字

子與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為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黜

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却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精而逃

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種種於市朝之中矣不受

物於被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侯者列校 孟疏三 二二 解

但若刺被揭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已已亦以顯
聲反報之此北宮黜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嘗謂視
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
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其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
者也故自稱名曰舍豈能為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
已矣此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
子北宮勇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言
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子之道則
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黜養勇見於行而多方
如子夏况在於紛華為已有雜於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洒
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
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
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黜與舍之養勇
又未知誰以為獨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
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
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
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已之勇
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
不以小恐揣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已之勇為義則在人無
可憚之威故雖十萬人之眾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

孟子三上

陸榮

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
也言此則黜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
北黜之宮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
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然
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
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可得聞與者公孫丑曰又問孟子之
於言勿求於心不動心其道可得聞與者公孫丑曰又問孟子
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
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
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
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
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
子言之以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
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不善之有善
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主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而其
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
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
氣之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
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

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為所適善惡之馬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為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惇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惇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

儀奇劉校

孟子疏上

一四

工七高

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大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為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為氣至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餘也者孟子又重言為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義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飢餓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列敵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相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慙於心則餒矣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飢餓者矣以其有邪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為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為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為福然後乃

行仁義也仁在其不忘於為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
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
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
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
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
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而
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
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
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
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
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
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為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
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
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
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
也以其為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
苗者也助長者若若揠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
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義者

條番刻校 孟疏三上 十五 陸榮

以善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
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
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
詖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也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
答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詖辭其言有偏詖不平也孟子言人
有偏詖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
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雖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
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
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
揚墨無父無君之言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
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
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况於齊王之言
是也趙云若堅牛觀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
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
勝以辨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瘦辭也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害於其政害於其政害於其政害於其政害於其政
於其政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
而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政則本上
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為政

之末政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
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孟
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
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
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誠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
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
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
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為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
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
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
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
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
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
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故於
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
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
其未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
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
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
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為說辭

侯晉刻校 孟疏三上 二十六 余元言

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
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孔子之高第惟顏淵三子於
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為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
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
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者孟子答公孫丑為不取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歎
也以其不取居聖故歎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
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且
學不厭飽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有智
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怠是有
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
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
聖矣是何所言之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閔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
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
之一體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小者
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
問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
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去是我之願也曰伯夷伊尹二者可此之何如者丑見
孟子不此數者又問之以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
同道者孟子答之以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
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非其
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有
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伯夷之所
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
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為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
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非民也天下治亦進而仕可以止則止
亦進而仕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天下治亦進而仕可以止則止
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
為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止之而孟子言可以進而進而
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久可以速則速則止之而孟子言
為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但未有
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
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
仕而不為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為伊尹之必於進
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
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

候番劉毅

孟疏上

七

黃文

以孔子乃曰昔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則
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
答之以為否不齊等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
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歟者公孫丑又謂孟子以謂如是則
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也而君之至
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里之士
地而為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不義
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皆不為之如是則同若
其它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
者公孫丑又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
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
孔子也者此皆孟子為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有小卑汗
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有小卑汗
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其言皆有可用者
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為公孫丑言之故言宰我之意蓋
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
道難故以難易為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其有萬世之功
一特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
故以功為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禮而

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樂音而知
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
者無有能違逆其孔子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於今未
有如夫子者也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
有若夫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
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為之
王丘垤之中以太山為之尊行潦之間以河海為之大人民
之出乎民人為類而超拔乎衆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於今
未有美盛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
異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註四
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
三十強而仕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
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凡此是其禮文也○
註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
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為之勇士也○註
云北宮黝北宮姓黝名也又云褐寬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
編象襪也一日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於它經傳亦未之聞
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端懼也聞記云古之冠也縮縫

侯番刻校

孟疏三

十八

集

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車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端端
其慄註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繚繚是也○註密聲取
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襲杜預
註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註云賁孟言雉雞自斷其
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三子
朝賁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賁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
蟬其事單穆公惡賁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
憚其儀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儀者
實用人人儀實難已儀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騶姬勸晉
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
姬生重耳小戎子夷吾晉伐騶戎騶戎男女以騶姬歸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駱外嬖梁五與東閔嬖五
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
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
但曰狄之黃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悅之夏
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
是也云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

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厭也弗
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僕深目而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
耳且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
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兒使為豎臣有寵長使為
政豎牛欲亂後仲壬與公御乘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
視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壬而何叔孫曰何為
而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
急命召仲牛辭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
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
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
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
寧風之棘土凡此是也云秦客瘦辭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
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瘦辭於朝大夫
莫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
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
笄凡此者是也大抵瘦辭云者如今呼筆為管城子紙為楮
先生錢為白水真人又為阿堵物之類是也○註予宰我名
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
○註堙壤封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堙壤
侯音劉校 孟堅三 一九 集金

冢也潦雨水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